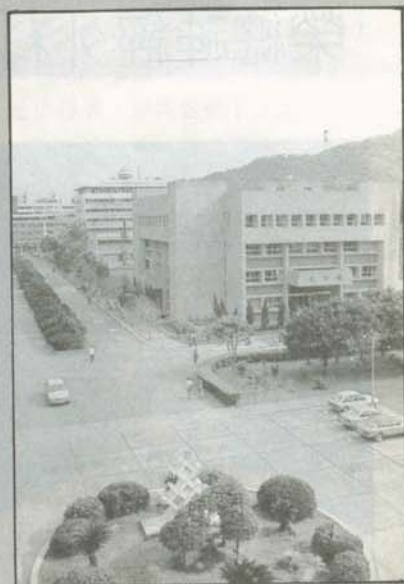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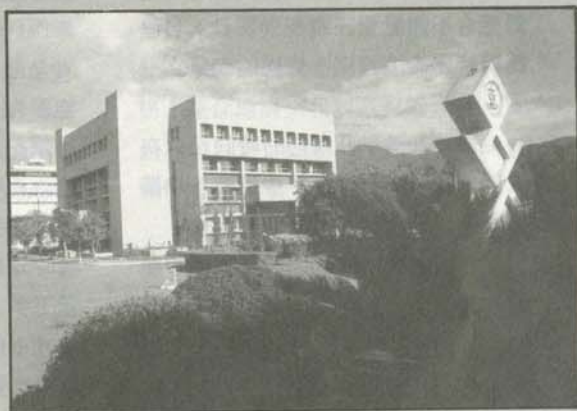


北醫第一

追蹤拜訪



是否憶起
那個年少無懼的日



採訪：陳建宏
康佑德
林峰正
葉明
執筆：陳建宏
康佑德

許多故事、人物，當其始也，不知從何說起；
及其終也，卻令人欲罷不能，亟待下回分解。
許多採訪正是這樣的感覺……

緣起

身為北醫人，你不能不看一看這樣的專題——追蹤拜訪第一，我們特別訪問了一些當年在成績頂尖、獨佔鰲頭的醫學系校友，我們希望能樸實無華地報導一些人走過的一些路，從前輩走過的路中汲取些許的智慧與經驗，一件事、一個觀念、隻字片語或雪泥鴻爪，或許都將給我們莫大的啓示與影響。

551 潘宏基大夫 榮總神經外科



這是一個巧合，551那一屆，前三名畢業的校友現皆在榮總服務，而所專精者皆是關於神經科學（Neuroscience），有神經外科的潘宏基大夫、神經內科的劉秀枝大夫與精神科陳映雪大夫。

本打著如意算盤，如能將這三位成績優異的同班同學聚在一塊共同訪問，細說當年往事種種，想必相當精采生動，奈何時間這難以令人掌握的因素，我們只個別訪問了潘大夫與劉大夫。

在初秋嬌懶的陽光擁簇之下，隨著稀疏的人群步入榮總院內的長廊，映入眼簾的是一棟氣勢磅礴、壯觀宏偉的大樓，據說它可算是東南亞最大的單一面積建築物。站在此龐然巨物跟前，除了無比的欽服，還有一絲絲傷感：不知還要經過多少寒暑，自己的學校才能達到這樣規模的幾分之一？

由於和潘學長所約的時間已近在眼前，我們快步行至「中正樓」十樓，學長已準時地等著我們了！

坐定之後，隨即開始了我們的訪問。

興趣

我之所以學醫完全是基於個人的興趣，而這個興趣主要包括二個方面，一是個性，因為學醫的人不能太急躁，隨時隨地都要對病人很親切才行！第二就是我希望能夠藉著對醫學的探討而滿足我對生物的愛好、對人體的了解；所以初中時代即立定學醫之意向！至於經濟、事業的因素則不曾

考慮。

正是因為這種對醫學的濃厚興趣，當年在北醫讀書時，從不會覺得唸醫學的書籍是件苦差事；當然啦！學生時代難免開夜車，不過我總覺得那都算是徹夜「樂」讀，是一種「消遣」，是一種難得的享受。事實上由於並非天才，所以花在書本的時間大概比別人多一點。至於說課外的期刊，我個人認為基礎沒打好，看些高深的東西收穫不會太多！因此當時我唸書的方式是上課時每堂必到；教授所講的每句話我都詳細地記入筆記之中，我一向渴望把他們所能給的知識，全部都吸收起來，此外這種筆記對我來說也算是種財產，至今我仍保存了不少本偶爾還拿出來翻一翻。回家之後再翻教科書，因為教授們講出來的東西只代表他所了解的部分，并不代表全部，所以一定要參考教科書，才能獲得全盤的貫通。考試前夕，自然以筆記為主，由於大多數教授的考題應該都可自筆記中發現，所以「第一」并非強求來的，我想我在一、二年級時分數較高，以後臨床科目大家都差不多，分不出來了，所以這個第一名并不代表什麼特殊意義，而具這跟以後在醫院中工作之成果及態度更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內向

內向是我的特質，再加上志向、興趣都在醫學上面，因此我的學生生活相當簡單，事實上我也盡量地使我的生活單純，除了把唸書當成消遣之

外，很少有其他的娛樂、外務；朋友也只有幾個知心的，和其他同學之間的交往并不多！郊遊、露營也只偶而為之，我深深地覺得自己一個人靜下來唸書便可獲得亟大的滿足感！也正因為內向，所以平時除上課外亟少與教授師長們接觸，日子一久更不易記得他們了；除了五、六年級幾位台大教授，他們是很有經驗的老師，其中神經科洪祖培教授，我特別喜歡上他的課，他從來不用看什麼資料便可講課，而且講出來的東西就跟一篇文章一樣非常地有頭緒，我在神經科方面的基礎可說是他給我打的底子。使我對神經科產生興趣及信心。也可能就是這個潛在的因素使我走上神經外科。

我自認絕不比別人聰明，可能還較笨了一些，不過也許是因為求學過程相當順利，使我還相當有自信，不會認為功課是什麼負擔！記得以前對寫文章及繪畫也相當有興趣，不過我總是認為既然身為學生嘛，不能不善盡自己的本分，因此絕大多數的時間我還是放在課業上。

至於說如果能讓我重頭再作一次學生，我大概還是照樣地再過一次單純、平凡的生活。因為我作事之前必有詳盡之考慮，志向立定之後，永不更改，一直朝它前進，絕不後悔。有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我相當贊成。例如說將來你們選科，不論選的是那一科，應該都會發現每一科都有它奧妙精深的地方，只要一直往前走便能發現它的樂趣！

當初畢業後有許多性質不盡相同之醫院可供選擇，有的商業氣息較濃厚，有的則較注重研究風氣，我認為

比較重要的是要選擇一個能和自己性格相適合之醫院，於是便到榮總，況且我覺得一旦選好了一個醫院便該待久一點，不要跑來跑去的浪費時間！

以榮總為家

在榮總那麼多年，我相當滿意這兒的環境，雖然薪水不高，不過院方有提供宿舍，還有體育館、健身房，打打網球、籃球、高爾夫球可供抒解工作壓力，甚至還有韻律舞等課程可提供醫師太太們消遣，在這裡生活很愉快，簡直可以說是以榮總為家了！另一方面，這裡的研究風氣也十分昌盛，有時甚至可以感覺到壓力要你去求進一步的創新，而院長他也十分支持各項研究計劃，使我們不會因為買不到儀器或缺乏研究經費而大傷腦筋！綜合地說來我對這兒的環境相當滿意，只是自己能力不夠，有時候會作得不夠好！

聽完學長謙虛的介紹自己過去種種之後，又到了告別的時候。

步出榮總，猛一回頭又看到那棟傲視東南亞的建築，不過這回在我腦海中的只是一位腳踏實地、恬淡自得，對醫學有著無比的摯愛及執著的學長。或許，這才是我們全體北醫人該效法、追求的目標吧！

- | | |
|--------|--------|
| ● 徹夜樂讀 | ● 絕不後悔 |
| ● 徹夜樂讀 | ● 絕不後悔 |
| ● 徹夜樂讀 | ● 絕不後悔 |
| ● 徹夜樂讀 | ● 絕不後悔 |



551 劉秀枝大夫
榮總神經內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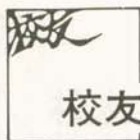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聯絡上劉大夫是在晚上十點卅分打電話至榮總神經科辦公室，她仍趕著一篇報告呢！

幾日後，依約定時間來到榮總神經科辦公室前，「陳建宏嗎？」一位正開門出來、身材嬌小的女醫師親切地叫著（那聲音平易得就像我家姐姐叫我一般），她，正是劉秀枝主任，我們畢業多年的學姊。

對這樣和藹可親的學姊，話匣子頃刻間就開了。

細說從頭

當年報考醫學院乃認為當醫生並不需要具有特殊才藝，加上對這個行業並不討厭，後來就自然考進了台北醫學院，踏入醫學殿堂。



校友系列報導

記得以前學校設施相當簡陋，教學上十分克難，沒有幾位專任教師，一切都得靠自我努力，上課認真抄寫筆記（那時根本沒有影印、更無所謂的筆記組），考試前猛開夜車，上學、下課、回家，一切似乎很快就過去了。

印象中較深刻的教授有病理科專任的陳定堯教授與黃德修教授，每回考試後，成績不佳的同學就會叫至辦公室去「享受Coffee time」，因此大家對病理課特別下功夫。另外神經科洪祖培教授在每節上課前都會抽問上台，提心吊膽下自然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所以念了較多的書。至於其他一些兼任老師，當時連名字都不知道，現在更不復記憶了。

那年，我們有一百二十幾位同學，佔位子的風氣就有了，有時乾脆五位同學擠三個位子，而剛開始搶位子時，同學間彼此難免傷了感情。

談及成績好的因素，自認中等資質，並無過人之處，只是身體健康、適應力好、肯用功、沈得住氣，有耐心與恆心罷了。其實當醫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如果天才型、有特殊資質的人來學醫反倒很可惜。

卑微的Intern

五、六年級時到台北市各個醫院見習，走馬看花，像游牧民族，很少入理，有許多時間是花在公共汽車上呢！

這時你需要學會察言觀色，遇到較熱心的住院醫師，就多多請益，並

自己翻病例，學打IV。我個人還常利用禮拜天至仁愛醫院幫忙打IV、抽血檢驗等等，藉以訓練自己最基本的技術。

而當實習醫生（Intern）時，最難以忘懷的感覺就是彷彿全世界的人都相當重要，唯有Intern是微不足道、最小，喚過來、使過去—此時適應力就益發需要。畢竟，再怎麼傑出的醫師都要從這低聲下氣的階段中成長過來。

零缺席

對於一位盡責的老師，每堂課都應是他所學的精華，所以我督促自己避免翹課、缺席。我相信大部分人的能力都相差無幾，只要你比別人多付出一分心血、多盡一點力，你就表现得比他人優秀。

畢業後，隨即申請住院醫師，原擔心榮總不收女醫師，或許是實習時表現還不錯，給當時總醫師的印象佳，順利進入榮總內科（當時榮總女醫師聊聊無幾，因此一舉一動分外引人注意），這個時候，心中有一種像流浪的孩子找到家的滋味，因為榮總的環境十分完善，給予像蒲公英飄泊的北醫遊子一種安定的感受，令你由衷地願意留下服務。

那時候，出國進修的機會已相當難得。

R3時，新成立神經部，便加入陣容。此際一神經外科沈力揚主任回國不久，而且帶回一個到波士頓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神經內

科R的缺，經人輾轉告知便向沈主任毛遂自薦蠻幸運的被接受了，結果一出國就是八年。

剛去時，第二天就開始看門診原蠻有自信的語文能力竟有點費勁後來就漸漸習慣。那裏真是一個很的學習環境，第一手的資料與技術還有老師願意拉著你的手親自教你學了Neurology、Neuropathology、brain tumor chemotherapy 和 tissue culture 等等。

時間總是很快就溜過。由於我與另一個學長還有約，我們問了第一個問題關於截至目前的滿意程度學姊毫不猶豫開朗笑著：沒什麼不意啊！走一步算一步，很自然也很鬆呀。

後記：

訪問中學姊不斷露出含蓄卻又點開朗味道的笑容，教人深信這必位優秀可親的女醫師。而我也會清楚地記著學姊所說的：「當醫師問病時，常常只注重病情之發生及演變並且很小心地使病人不要扯到其他面，以免浪費時間。然而如果能夠花幾分鐘與病人聊聊、問問他的生和親友，則感受當更深，病人將不只是患某種疾病的人，將是和你、一樣有情感與血淚的個體。」

- 沉得住氣 ● 自然走道
- 沉得住氣 ● 自然走道
- 沉得住氣 ● 自然走道
- 沉得住氣 ● 自然走道
- 沉得住氣 ● 自然走道



571 鄭隆賓大夫 長庚一般外科

翻翻來到林口長庚這個龐然的醫療巨物，我們訪問了午后一點方結束一般外科門診的鄭隆賓醫師。

懷疑的精神

說起當年在學校時，並不在意課堂上到底講了些什麼東西，只不過很仔細地作好筆記，到了考前二個禮拜才開始背一背筆記上抄到的東西便綽綽有餘；平時則常跑圖書館找些期刊或其他醫學書籍充實自己。因為我一直堅信的理念便是一書要自己念，光靠人家教你是絕對不夠的，同時要隨時持懷疑的態度，不能輕易地相信別人教你的東西——除非書上也是這麼寫的！

這間接地反應出我們的教育制度

似乎不太成功，因為我僅僅只要花二個禮拜的時間即可應付整整一學期的課程，況且當初課堂上教的東西由於沒什麼用處所以到了現在幾乎全都忘光了！因此至少對我而言，考試並未構成任何威脅。所以我認為不要太拘泥於學校之課業，即使你成績不盡理想也不代表什麼，因考試全看你能否作好筆記、抓住重點等技巧。

我們當時並沒有筆記組、考古組等時髦玩意兒。同學之間也都是各念各的很少交換心得或是情報。我本人由於可從筆記中抓到很多考試的重點所以根本不知道有「考古」這碼子事，直到有一回考生化，我自己覺得已經念得滾瓜爛熟、融會貫通了，結果也考得不錯得了八十七分，不料大家都考了九十八分，原來他們都有考古啊！

偷聽者

我四、五、六、七年級都去馬偕見實習因為那時台大并不收留其他醫學院之學生實習。而在我看來台大是當時唯一能夠吸收到知識之地方。那個時候我也沒想到要走外科，相反地對內科心臟學最有興趣，有事沒事就唸唸心臟學方面之書籍。五、六年級時早上在馬偕，下午二點回學校上課，而台大在中午十二點第七講堂都有病例之討論會，我自己就時常跑去躲在牆角偷聽，因為抓到會被趕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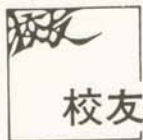
至於讀書時代的消遣活動，由於一年級時才從台南鄉下來台北、很土，又發現台北這個酒綠燈紅、紙醉金

迷的大城市確實有著許多吸引人的魅力。而班上建中的自成一個小群體，附中的也自成一群體、南部各學校也都有自己的小圈圈，比較鮮的是有個由彰中組成的「泡沫社」所謂泡沫者即「吞雲吐霧」也。在這許多次群體中台南的最土，我們在一起，十幾個人合買一張乒乓球檯，閒暇時便打打球，偶而也開開家庭舞會，至於煙酒則絕對不沾，其他時間多花在書本上。

記憶中五年級去馬偕時被趕了出來，因為學校和醫院之間溝通不良，條件談不攏，馬偕希望來的學生五、六、七都在此接受訓練並工作，不過學校則希望能以各大醫院輪流之方式來見習，雙方尚未達成協議時，學校便叫我們去，結果當然被趕出來。我真的想不起來個人當時作何感想，只記得曾代表同學到教務處吵過。後來學校還是屈服了，因此我雖然是第一名不過並未按往例一樣到榮總實習還是在馬偕實習的。

選科歷程

我對於唸書很感興趣，而內科便是要靠多唸書的。在以前的觀念裡，外科只是要動手的，因此，那時我認為內科醫師才是真正的醫師；再加上我從見、實習開始到當完兵所接觸的外科醫師皆很有限，對外科之領域更為陌生。在我看來那時的外科醫師大多不用腦筋，只開刀而不思考，至少我所看過的那些都給我一種像開刀匠的感覺。後來我靈機一動想到如果我能把內科之知識應用到外科之範疇時



校友系列報導

，不是更加完美嗎？於是便走了外科這一行！

畢業之後在台中當兵，無法回台北來申請醫院，只好用寫信的方式，馬偕說我不用考試即可回去；長庚才開始半年，一棟大樓，正四處招兵買馬。當他們外科招五個住院醫師，我是備取第一，那五個正取的雖也都不錯但都有很強之背景，我心裡便相當不服愈想愈氣，而馬偕的主將又多跳槽到長庚，如果去馬偕八成學不到什麼；於是便跑到榮總，當時榮總有不收不在榮總實習者作住院醫師之慣例，不過看了我的成績之後便破例收我。想不到才待了三天發現好像又回到了當兵時代，實在受不了便跑到長庚。其實，人最重要的是要認真，我們這些北醫的學長雖然沒有背景，雖然是北醫的，但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傑出，理由是什麼？很簡單，肯幹嘛！因為出身學校不好，學校不能給我們任何幫助而鍛鍊出柔韌性，被人家欺負之後仍有旺盛的戰鬥意志去充實自己、提升實力！台大學生的缺點即在於認為自己好了不起，不過我卻從來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因為當初聯考時也差不了幾分，而且經過訓練之後也絕不輸給他們，就像最近外科專科醫師考試一樣，他們自己教授出題還考輸我們！因此我都相信北醫的學生特別在困境中能表現出特質，而來這裡的學弟我都把他們電得很慘！我希望經由這樣的刺激才會使他們有所反應！不過二、三年前的學弟表現的不太好，好比中醫的還差，我想可能是因為中醫的學生是「離鄉背景」而鬥志高昂，反觀北醫的學弟們以為反正有長庚

可供實習而鬆懈下來。完全和我們那時不同，好比說當年我去台大偷聽一樣，會害怕自己如果不努力的話，拿什麼跟人家比？雖然聯考只差幾分，不過到了一所這樣的私立醫學院，繳了那麼多錢，花了那麼多年躲在拇指山下那個陰暗落後角落，這些事情想了就怕，所以不努力怎麼可以呢？於是便不停地鞭策自己，要求自己！不過這裡其他的學長事實上也很少鞭策你們，只會因為都是北醫人而多跟你講二句。不過我不認為這樣算是照顧，反而應該更嚴格地督促你們，激起你們心中剩餘不多之鬥志，讓你們自己體會出要更努力才行！

我在長庚作到總醫師二年之後就出國去學移植，在美國學了一年腎臟、胰臟、小腸的移植，再學了一年肝臟移植，參與過相當多的肝臟移植手術，可惜回來之後就一直因為人為或法律上之限制而無機會應用，不過既然花了二年的時間和二百多萬的金錢（名義上是醫院派出，實則自掏腰包），我還是有計劃要作的！

自信與體力

關於個人自信而言，我從小眼中就沒有什麼困難，到現在也還不會認為有誰比我強，當然也許真的並沒有那麼好，不過作為個人奮鬥的原動力，我認為這樣的自信仍是必須的！

而外科醫師有一個很危險的事即會因為太忙而不去唸書！不過這裡還好，上面會有一個制度在督導醫師進修、研究使你能進步。

我現在一天睡不到四個小時，平均絕不超過五個小時；學生時代雖也一點多才睡，不過可睡到八點多，所以這種少睡的功夫應該是作了外科醫師才練出來的，尤其是在作總醫師之後才訓練出來的，尤其是在作總醫師的時候，二、三天沒睡乃是常事，在美國學移植時也是，不過睡這麼少也有些副作用，例如我一坐下來不講話便很容易睡著。在這樣忙的環境之下，我最希望的是下面的醫師有時也看了點書來刺激我，因為總不能人家下次來問，我都不會吧！這樣會被人笑的。現在學生的缺點便是書唸得少，我從美國回來後，五年之內不唸書還不會輸給下面的。所以我認為怎樣忙一定還要抽空看書，碰到困難、問題一定得查書才行。

魚與熊掌

目前我兼任急診部主任，必須十四小時待命，一有重大災難，必隨時到，因此回家機會很少，家庭生活放掉一大部分，在我看來要做一個傑出的外科醫師，勢必如此才行。然有些外科醫師把事業、家庭都兼得很好，不過我似乎是選擇了事業也許有人會說：那麼不結婚是否比你好？這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是結婚之後才作外科醫師的，沒什麼選擇餘地！魚與熊掌常是難以得兼的啊

● 被趕了出來 ● 懷疑
● 被趕了出來 ● 懷疑
● 被趕了出來 ● 懷疑



施壽全伉儷合照

591 施壽全大夫

馬偕消化內科

如此的訪問方式，倒是頭一遭，我們在往淡水的汽車上進行。

與施壽全學長約在馬偕醫院急診室門口見面，因學長要到淡水分院查房，我們決定在學長的車內開始訪問。

小鎮的獨子

我來自古色古香的鹿港小鎮一個純樸的家庭，是家中獨子，個性內向保守，彰化中學畢業後考入台北醫學院，在學校時並不常參加活動，郊遊、舞會還是在三、四年級時參加過幾次，而掛山在七年中也只爬過一次而已。記得那時寄宿，大家經常搬來搬去、居無定所，就像跑檣一樣輪流跑來跑去。

說起讀書，自認並不是非常有實力，不過是筆記抄得鉅細靡遺，記憶力較強，考試懂得抓住重點罷了，而開夜車、熬至通宵對醫學生乃家常便飯。想起當年考試分數影響到其他同學的加分，倒有點過意不去。其實，我個人對心理學與哲學很有興趣，但顧及將來出路與家人期望而考進醫學院，不可否認當時醫生就是代表著不錯的收入與地位，儘管現在已不盡然。閒暇時，我常讀一些雜誌，一方面是精神食糧（增加人文社會素養），一方面鬆弛緊張的情緒。畢竟面對病人的生與死、健康與衰敗，會給你一種生活上的壓力，督促你更加進步。

畢業後，我本來是申請榮總小兒科，面談時主考官問：「以後是不是要自己開業？」當時沒有經驗答道：「有可能。」結果最後沒有錄取。後來進入了榮總內科、也待過亞東醫院，現則在馬偕醫院，回想起來，每個醫院皆各有其特色，要遽下判斷好與壞、優與劣是很難客觀的，這因科不同、也因人而異。

盡本分

多年來，一直以「盡本分，盡自己的本分」為座右銘。凡事只要三思而後行，決定去做，就一定全力以赴、專心地將其完成。

一般人常抱怨 clerk、intern 時學到的有限，事實上到處都是學習的機會，從主任或主治醫師與病人的交談，如何檢查、怎麼溝通都將是日後寶貴的經驗，說穿了，醫學就是一

種經驗的科學，只是現在的 intern 似乎愈來愈懶散了。

記得小時候，家人常說自己急躁、沒耐性，現在倒覺得自己對病人蠻有耐心的，或許是長久訓練的成果吧，而耐心對一位醫師是不可或缺的。醫師不能老是責怪病人為什麼平時不保養身體，重要的是幫助他、治療他並給他具體的建議。

最近幾年，自己倒沒有特別或偉大的想法與計劃，偶而將醫院及生活中的感觸寫寫稿子刊登於民生論壇及醫藥版上，空閒則陪家人外出看電影享受家庭的生活，對子女的教育也順其自然發展，生活倒頗順暢的！

「每憶及往事，還是學生時代最溫馨愜意，好好珍惜你們的青春歲月吧！」這是臨別前學長留下的話。

611 陳家禎大夫

長庚分子生物科

他，是位年輕、精神煥發、志氣昂揚的研究者。

陳家禎博士，六十一年進入台北醫學院，七十年由哈佛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赴美攻讀生理學博士，七十四年以研究「大腸桿菌細菌、細胞膜人工重組」論文獲得學位後，在聞名遐邇的麻省總醫院胃腸科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到了七十六年，他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擔任長庚醫院分子生物科主任，不久光景，各大報的醫藥



新聞就大幅報導：「長庚醫院分子生物科、髮根細胞培養液製成、尖端醫學技術、在禿頂上生根」，帶給醫界相當大的震撼，隨即成為眾所注目的焦點。

這一次的訪問是巧合而匆促的，那是在訪問 571 的鄭學長中得知 611 第一名的陳家禎學長最近被長庚禮聘回國任分子生物科主任，一行三人在興志高昂下緊接著就來到正大力設備的長庚分子生物科拜訪陳學長，正巧二名報社的記者剛結束訪問，因為沒有事先約好時間，訪問就在學長邊填資料邊談中進行。

我會更加用功

憶及當年在學校唸書，的確是付出了青春與歲月，學問知識就在絞盡腦力、費盡心中日月累積，然而當

時並不覺得苦，認真讀書已成一種必然的生活習慣，如果再讓我重來一次醫學生的話，我想我會更加用功努力。所謂的「學然後知不足」大概就是如此吧！不過，讀書追求知識的確要講求方法，方能達事半功倍之效，至於考試成績好，就簡單自然了。

我自認並不聰明過人，只是較一般人下得功夫還深、還厚而已，並且喜歡面對、接受新的挑戰。基礎醫學的研究不見得比臨床醫師輕鬆，有時為了趕一篇報告、為了等待進一步的結果，熬夜守候在實驗室內亦常發生。而我較別人幸運的地方是我的太太也就是北醫時的同班同學，也曾同我至哈佛進修，現在則兩人並肩作戰，共同研究，實驗室幾是我們溫馨的家。當初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基礎醫學研究的領域，家人全力的支持是功不可沒的影響。學弟們如對實驗研究有興趣的話，歡迎到我的研究室來。

最近我們在培養體外正常表皮細胞及發展各項相關養殖材料、技術，以培養出和原來同質地的正常組織，並經由培育種植方法移植回去，以對灼、燙傷病患提供良好的補皮治療材料。

另外，我們目前已具有快速大量體外培養人體髮根細胞的能力，希望近期內將之用在臨床上為受禿頭困擾的病人提供服務，透過髮根細胞培養技術，還可間接協助診斷出部分禿頭的病因，從而對症下藥，達到治本的目的。

一般禿髮的病因甚多，如果使用培養液能夠讓病人的髮根細胞在體外生長繁殖，即代表病人係因體質問題

而致禿頭。此時，可經由抽血檢查，比較病人血中各種人體必需胺基酸、核酸、醣類、維他命等營養成分濃度與體外培養液中的養分濃度差異，再將此差異資料轉介給新陳代謝科及有關醫師參考，藉以診治改善病人體質，消除引起禿頭的原始病因。如果病人髮根細胞進行體外培養，給予充分營養，正常操作下仍不能培養起來，則大可建議這類病人不要再寄望任何外擦的生髮藥物或妙方，以免浪費金錢與時間。

（在精闢的講解中，就像上了精采的一課！）

去玩吧！

由於學長另有事在身，時間有限，在即將告別前，學長強調：「在如此分工精細的時代，只要你能學有專精，在某一方面、某一件事能與眾不同、出類拔萃，你就要抓住機會、利用資源好好發揮，你就能活得相當出色，當然，得到些許什麼，同時也會 miss 掉一些什麼。假使你認為學生時代該好好去享受玩的樂趣，那就盡興去玩吧！」學長露出一個謎樣的笑容送給我們這句話。

●我會更加用功●去玩吧
●我會更加用功●去玩吧
●我會更加用功●去玩吧
●我會更加用功●去玩吧
●我會更加用功●去玩吧



641黃以信大夫
榮總胃腸內科

這回，我們所拜訪的是一位榮總年輕的內科醫師——641的黃以信學長。

往事

小時候，曾想成爲一位作家，對創作有無比的興趣，在學校時也常寫新詩、散文、小說及文學批評等等，爲何踏上學醫的旅途，應該和我爸爸是位醫生以及自己的身體狀況有關吧！

回憶起學校七年中的歲月，大部分都花在讀書及生活，沒有浪漫的愛情，也無多采的生活，記憶最深刻、收穫最豐碩的一件事是加入刊物室擔任冊一期綠杏社長，當時本來是十分不願意的，在半強迫下臨危受命，交了一些朋友、做了一些未曾做過的事，經歷了一些難得的經驗，回想起來，真的，得到的遠比失去的還多的多

，的確是需要感謝那些同甘共患難的朋友，畢竟人生有些不可多得的閱歷是教人難以忘懷的。

談及學校環境及師長，倒沒有特殊的印象。記得那時一般人都抱著一種過客的心態，對學校環境有一種不諒解的心態，喜歡批評與苛責，其實套句司空見慣的話：「不要問國家爲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爲國家做了什麼。」在面對自己的母校，我們應該持有這樣的氣度與胸襟。

我，自認IQ並不高，但我知道人一定要努力。人，不可諱言，你生下來的資質、家庭環境、身體狀況……種種，有許多是命定不易改變的。但我相信在諸多既定的束縛與限制中，人生中仍有許多契機是要靠自己掌握的，談到名與利，永遠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尤其身爲醫者，不要淪爲只是看病的機器，要儘早建立屬於精神層次而適合自己的價值觀，隨波逐流的結果將是麻木不仁，生活將失去豐富的內涵與意義。

未來

對了，不管你是否打算出國進修研究，加強語文能力仍相當重要，若不常去想它、用它就會退步。

在學校的分數絕不能代表一切，重要的是要有思想、具原創力。有人在學校時功課並不怎樣，畢業後表現卻相當傑出令人刮目相看，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何況現在人們強調的是終身教育，你一定要不停讀書、進修、思考、充實自己，方不會被時

代所淘汰。

畢業後選科，這是一個關鍵，要考慮興趣、性向、出路、發展等，譬如：腫瘤科，那面對的病患將大多是病入膏肓的，如果你的個性十分纖細敏感，即使你盡了力，成果卻非常有限，你就會frustrated，當然也正因如此，也可能是大有可爲的。時下有些人喜歡選小科，就較易立竿見影而有成就感。

問及現況，有機會我還是會出國進修的。目前在榮總，講求學術與服務同等重要，身爲公務員倒有許多屬於自己的時間，而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對自我的期許，總覺得自己的能力未充分發揮，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我會持續努力的！

臨別前，學長語重心長道：人，寧可眼高手低，但也不要流於眼低手低，畢竟，每個時代都會有傑出人才出現的！

聆聽此一番話，對畢業甫五年正年輕有爲的黃學長，我們相信也祝福他日後必能創出一片天地！

結語

由於時間的因素與聯絡的不易，我們只訪問了六位校友，從他們身上可以發現一些特質：

關於優異漂亮的成績，他們皆謙虛表示不值一提。

他們對自己的過去毫無後悔之意。

他們都有某種程度的自信。

當然，他們都肯吃苦、肯努力！